



女共產黨員

李伯釗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



女共產黨員

李伯釗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

女 共 產 黨 員

作 者 李 伯 釗

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 京 府 前 街 一 號
電 報 掛 號 二 三 七 三

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一 九 五 〇 年 十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一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三 版

[8080] 13000—18000

目 錄

前記	三
約會	四
初審	九
公安總局	一三
女監	一九
水刑	三
獄中生活	四二
騙局	四四

南京憲兵司令部·····	五
判決·····	七
在押解途中·····	六
終於回到工作崗位·····	壹

前記

做中國共產黨的黨員，毛澤東同志的學生，是非常光榮的。我們的帥大姐——帥光同志，是女共產黨員的模範。在她同階級敵人鬥爭的片段生活中，可以看出：為什麼中國共產黨員受到人民無限的尊敬，而階級敵人必定死亡。我忠實的筆錄了她遭受敵人摧殘的經過。

伯 釗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

女共產黨員

約 會

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。一個爽朗晴天的上午。

在上海滬東雲慶里第四街，三百七十號的前樓上，一切陳設同居家人差不多。屋裏坐了五個人。說是在聊天吧，各人的面部表情很緊張，每個人的眼睛都集中在說話人的身上，只有阿金不時伸出頭照料一下街堂中來往行人的動靜，他是靠着窗戶站的。有個女同志，大約三十來歲的光景，湖南人，她是江蘇省委的婦女部長——帥大姐。

她正出席共產黨江蘇省委常委會議。聽取省委書記德生同志關於全上海市絲廠罷工的指示，她怕漏掉一個字，聽錯一句話，精神很集中，近視眼瞇得像一條線一樣。德生同志說：

『……全上海市的絲廠罷工，必須堅持，不能讓廠方猖獗，欺負失業工人，他們企圖收買車頭阿姐，破壞罷工，我們要用一切辦法，利用種種機會告訴工人，揭破廠方的陰謀鬼計。……』

帥大姐突然記起一件要緊的事——十二點鐘在新聞橋同王大嫂的約會。她馬上站起來，桌上時鐘指着十二點三刻，她決定向正在作結論的德生同志告假早退：

『我馬上有事去！……』主席很瞭解她，一向工作負責，立即點頭允許她早退。只低聲的告訴她：

『……回頭讓張浩同志把結論告訴你……。』大家很關心的說：『你走好！』她幾乎是衝下樓去的，跑出街去邊走邊想：『多不好，王大嫂是個新同志，人老實，一定早來了，我第一次同她約會就不遵守時間。』她拚命的直奔新聞橋。眼看到

了，她來回走了兩三遍，無軌電車急急駛過，來往的人觸動她的身體，但找不見新開橋在那兒，她不禁奇怪起來：『難道橋搬了家不成？』她自己感覺得愈急愈找不着，便有意識的控制自己的情緒，安靜一下，肚裏餓極了，眼睛發花，眼前許多黑點和一個個的小圈圈。她拐進馬路旁邊一家麵包店，花了七個銅板買了一個麵包，站在馬路邊乾啃起來。她是餓壞了，打昨晚起，發生了閘北區委書記被捕的事件，書記的老婆小珠是閘北區婦委，設法營救她老公去了。帥大姐當晚便挑選了王大嫂——四十多歲的一個絲廠女工，代替小珠的工作。當時帥大姐是兼做絲廠罷工委員會主席，正籌備開閘北女工活動分子會議。怕耽誤了活動分子會議就採取了這樣緊急的措施。她昨晚忙了一整夜，夜飯也顧不上，回家倒頭便睡，第二天清早忙着出席省委常委會，誤了早飯，廢寢忘餐的在幹工作。她常說：

『餓了飯，可以補，誤了工作，沒有辦法補償。』

麵包快啃光了，她的眼睛清亮了，眼前出現了新開橋，那灰色的欄杆清清楚楚的看在眼里，一下發現王大嫂背着身子端端的立在橋邊眼睛望着河水。她高興得幾乎叫

了出來，三步兩步便橫竄過馬路，同王大嫂打招呼，王大嫂一回頭，正同她打了個照面，撅着嘴，做出十分難過的神情。帥大姐心想：『大概嫌我來得遲了，約定十二點，現在快一點了，難怪她不高興，我要好好和她解釋解釋。』

『王大嫂！……王大嫂！……』她滿臉笑的走近王大嫂，想拉她的手，王大嫂面孔冰冷，一聲不響，帥大姐更親熱的帶着賠罪道歉的口氣，親熱的叫道：

『王……大……嫂！』

這時候，帥大姐的右肩，被一隻有力的手掌沉重的打了一擊！一個身材高大，戴博士帽，着黑大褂的包打聽式的人物站在她面前，一輛汽車急駛過來，停在橋上。

『請儂上車！』打馬路那邊，跑過來另一個大個子，凶神惡煞的朝着帥大姐吼道。

『哦梭一挨！』立時來往行人停住，交通也阻塞了，看熱鬧的愈來愈多，帥大姐心竅靈動，知道這是玩的什麼把戲，不慌不忙的，操着一口的湖南腔，裝做鄉下佬的神氣，呆呆的望着和她面對面站着的包打聽。

『麼子車？公共汽車？我坐不來……』

『娘個×：儂怕阿拉勿認得儂個共產黨！』那粗魯的傢伙狠心狠腸的一巴掌打在她的左頰上，她耳朵裏嗡了好一陣，頰上顯出三條紅紅地手指印。

『搜！』

十月的天氣，該黏棉了，帥大姐身上只穿了一件布夾襖，單袴，身上一無所有，只在衣袋裏搜出兩把鑰匙，戴博士帽的沒有搜到禁物或鈔票，感到非常不滿。這時候帥大姐眼快手快的，一把從包打聽手上把鑰匙奪過來，順手丟到橋下河裏去！這樣，她可逃避說她是在上海住家的，省得盤問住址。『拍』的一聲，凶傢伙的巴掌又落在帥大姐的右頰上，接着一連幾耳光，打的她眼冒火星，耳朵嗡的聽不見，吐了兩口牙齒血。

馬路上交通斷絕了，人山人海，重重圍住。

『抓共產黨。』

『女的。』

『胡說八道，分明一個鄉下佬……』誰在分辯似的低語着。

『昨兒看抓共產黨，今朝又抓共產黨，觸霉頭，共產黨邪氣多來兮。……』

警察驅散着看熱鬧的閒人，犯人被蜂擁着上汽車了，直向閘北警察分局駛去。在路上，帥大姐故意找機會和王大嫂說話：

『王大嫂，你說，這是怎麼弄的？把我們載到哪去？……』

『再話（讀哦）！槍斃儂！』

初 審

汽車筆直駛進閘北分局的大門。犯人帶進一間空屋裏，孤零零一張長凳靠壁放着。帥大姐走過去坐了，王大嫂立在屋中間，那凶傢伙在旁邊監視着，不大一陣，聽見好多人的腳步聲音，走進來的却只一個，其餘大約都站在門外了，進來的人身材矮小，滿面烟容，嘴上蓄着一叢鬍鬚，好似巡官的身份。

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

『陳王氏。我的男人會照像，出遠門去了，多年音訊渺無，沒法生活，才到上海來找王大嫂。他是我娘家遠房的嫂子，托她找事做，那曉得上海地方大，人生面不熟，連馬路的名字還摸不清楚呢！……』

她在車上打下的腹稿，順嘴溜着說，她留心觀察巡官，顯然是不同意她準備好的一套口供。一雙懷疑的眼睛從來沒有離開過她。

『不相信問王大嫂，看是不是真的。』她鎮定而誠實，決心要騙過這『混蛋』才好。

『我問你叫什麼名字？』對方嚴厲的發問。

『陳王氏。』帥大姐腰直起來。

『名字！名字！』

『我媽生下沒有取過名字。』

戴博士帽的包打聽跟巡官丟了一個眼風：

『伊勿話，格末讓王大嫂話好了！』帥大姐鼓着眼盯住王大嫂，王大嫂抬頭碰到她冷冷的目光，閃電一樣透過全身，禁不住戰慄，低頭不語了！

『怎麼？你怕她？』巡官又問。

『沒嗎格話？』王大嫂扭動了一下身子，乾咯了幾下。用手捲弄着衣襟。帥大姐心王大姐擋不過頭陣，經不住人問，便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我嘛，是十二月初五生，叫王臘梅，剛才一下糊塗了，現在記起來了。……』

『娘個×，儂裝瘋賣傻，儂當阿拉弗認識儂，共產黨裏廂個大好佬。』

『你說什麼？我叫王臘梅！臘月初五生，叫王臘梅。』

包打聽耳根都紅了，滿面紫脹，酒刺小膿泡一個個突起，順手舉起指頭粗的手杖，沒頭沒臉的亂敲，嘯：嘯：嘯：嘯，如雹子似的落在帥大姐頭上、臉上、身上。她的頭發暈，雙眼青腫，額角鮮血直冒，耳朵嗡嗡亂叫，她以全力支持住她的身體，怕昏倒，身子緊緊靠住牆壁，決不向敵人示弱，心底衝出一股力量，抵抗肉體的痛楚，橫了心，抵死不再說話，她的結論是：

『敵人是殘酷的畜生，永遠聽不懂人話的。』

『勿說，打死儂！』

挨打的人沒有回答。

『認識麼？我是馬子青。』帥大姐聽出是山東人的口音。

『說了，算了！』停一停又說，『何必自找苦頭吃呢？』

他是帥大姐正在挨毒打的時候跨進門裏來的。等了一陣，聽不見女犯人回話，那殺人不眨眼的凶傢伙舉起手杖就在帥大姐頭上身上飛舞了。只聽見籐杖發出噹噹的聲音，這一陣更凶狠的毒打，把帥大姐摔倒了。沒有再聽見她說一句話。大烟鬼巡官是個會做官的人，知道這是共產黨的一名要犯，打死了難辦，肚裏有數，趁『活』着送給上峯吧！他算是有自知之明的，這號政治犯，憑經驗是不够本領對付的，既不怕打，又不怕死，天生的骨頭硬，不如趁早送走。不過也得裝裝樣子，外強中乾的吼道：

『馬上解到總局去！』命令一下，一窩蜂似的擁着帥大姐，架上卡車，王大嫂也

陪去。那凶傢伙表示很不滿意：

『太便宜伊了！』

卡車向總局駛去了。

公安總局

說：

姓馬的山東大漢也隨車來了，犯人一下車，他用勸人行善的口氣向帥大姐低聲勸

『拿定主意，少吃苦頭！』

『有什麼可說。』堅定誠實的回答。

『受不了的！小珠只三塊磚，什麼都說了，你同王大嫂的「約會」是她報告的！你的骨頭又比她硬多少？人是骨肉做成的，不是鐵打銅鑄的，可以硬碰硬。』

帥大姐不屑於和狗腿子糾纏，乾脆置之不理，她想休息一下，靜一靜腦子，比較

清醒一點，好應付敵人。上海白色恐怖一天天的嚴重，她想起無數被難的同志們。上午在滬東區開會的情形鑽進她腦子來了，一個個緊張嚴肅的面孔，像卡片一張張的浮過。『會大約開完了，也許會還沒散。』忽然她覺得似乎張浩同志魁梧的身體已經在馬路上四處奔跑，忙着佈置工作，忙着營救她，忙着搬家……她的思想像野馬在草原一樣的馳騁，感到無窮盡的快慰。『他們是絕不會有危險的，因為我什麼也不會告訴敵人，嘴死死的閉緊，像貼了封條一樣，從我口裏漏一半句有利於敵人的話都是罪過。』

犯人被帶到一間寬敞的廳堂，正中桌上供着一個『黑包袱』閃閃發光，兩旁却站了十來個身強力壯大手大足的警兵。一律黑衣，黑袴，黑帽，帽上一圈白邊。地上擺着刑具，周圍猙獰的臉嘴，使她預感到沉重的壓力，她忽然覺到了十月天氣的寒冷，皮膚全是鷄粒，哆嗦得差一點支撐不住自己的身體。馬大漢把一床髒氈子披在帥大姐身上。

「冷吧！」